

彼岸花



Manjusaka.

安妮宝贝时期作品
1998 | 2013

彼岸花

庆山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庆山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岸花 / 庆山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14.5
ISBN 978-7-5470-2660-1

I. ①彼… II. ①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0030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字数: 154千字

印张: 8.5

出版时间: 2014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鸿艳

特约编辑: 应凡 陈曦

装帧设计: 董歆昱

ISBN 978-7-5470-2660-1

定价: 36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

初次出版于2001年

『序言』

2000年1月，出版第一本书，短篇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。这本书集结了我在1997、1998年期间写作的故事，大多是在一夜之间随意写完，如同一个文字游戏。包括当时随兴而起的笔名，安妮宝贝。那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。

很多人写着写着就不写了，或者渐渐消失不见。我一直在写，写了十六年，直到此刻当下。我也已说服自己相信，人的一生，会有需要做的一些事情。我来到这个世间游玩一遭，一直在认真和专心对待的，有写作这件事。

2014年，这些以往的书版权到期，重出单行本。

小说系列，是短篇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（2000年1月），长篇小说《彼岸花》（2001年9月），长篇小说《二三事》（2004年1月），长篇小说《莲花》（2006年3月）。长篇小说《春宴》（2011年8月）单独发行，不收入这个系列。

散文系列，是《八月未央》（2001年1月），《蔷薇岛屿》（2002年9月），《清醒纪》（2004年10月），《素年锦时》（2007

年9月)。《眠空》(2013年1月)单独发行,不收入这个系列。

回头一望,所有小说作品的内容,未曾脱离过爱欲、死亡、思省、探寻这四个主题。我关心的是人内心的问题,有时对声色世界兴趣不够投入,对时代和大话题也没有兴趣。但实际上并没有区别。色是空,空是色。在故事中一个小人物的生涯中,物质世界和大小时代一直在刻下它们的烙印。这些生涯也最终归于无常空寂的洪流。一切殊途同归。

在散文里,我写的都是自己的记忆和观察。散文更温柔也更危险一些,因为我通常会直接站在文字的前面,没有任何隐遁。

在变化的是写作的心态、技能、思考与阐释的深度。从《告别薇安》读到《春宴》,或者从《八月未央》读到《眠空》,仍有很多跳跃式的区别。有些作者二十多岁一出手即不凡,并且把这种不凡一直定型到老去。我不是这种模式。刚出来时无知无畏,文字颓废、即兴、放任、一意孤行。之后一路跋山涉水,山高水远。渐渐觉得远处更远,高处更高,自己更微渺。

有些人的文字是跟着自己的心走的。我以文字追踪自己的生命。

在《莲花》之前的早期作品里面,这颗心还曾有很多困惑、疑问、悲伤、负担。写至《莲花》,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。《莲花》

仿佛是一种开启。到了《春宴》《眠空》，感觉获得更多自由。其间从此地到彼地，走了很多年。但我并不感觉虚度。也没有任何抱悔或遗憾之意。

其间，我把很多时间给予了生活的尝试和动荡，并且把这些变化，与无数目的不明的旅行，一一写在文字里面。我的性格，一贯不喜欢逃避或退缩，对任何人和事，总是选择直接迎面上去。书里的人也大多这样处事。但这并不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。在文字里，有很多人的故事和回忆。

我们与任何一个他人其实都是彼此组成，彼此融化的。情感、精神、追索、实践的方式也是平等如一。所以人与人之间，不管如何相隔，最终能够相会，并在心的深处产生深深的连接。在一个故事里读到自己并不奇怪。如果尝试用真实而感知的心去写作，看到的也会是整个世间或所有心灵的存在。而不纯粹是一种个人化虚构或想象。这里面有许多隐藏或直率的真意。

这十多年，一路前行，身上聚集了各种判断、定论、争议、是非。但那些试图贴在我身上的标签或各种折射，对我来说，从未显得重要，比过往云烟还要淡薄。每个人各取所需，在一部作品里，看见的不过是自己的心。心心相印也好，南辕北辙也好，都是极为自然的反应。书只是一面镜子，在阅读之中，用以照见自己。我也一直试图以文字成为自己的镜子，走到和照见自己的更深处。

如今重新出版，再次翻阅旧作，早期的一两部作品的确不是很成熟，但大概有它们自己的语言和性格。对我来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作品里面，看到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挣扎与实践，点点滴滴，细微如实。与文字一路冲刷磨砺，穿过大河，想汇入大海。

我始终认为，生命该如何真实而尽力地度过，是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。而思考、创作、行动、阅读，这些推动我们。

谢谢你们陪伴了我那么久。我会继续往前走，心无旁骛，心有自在。

从二十余岁写到如今，已近中年，现在名字改为庆山。

庆山

2014年4月6日 北京

Manjusaka.

目次

Side A 乔

咖啡店里邂逅小至

0 0 3

音像店男人

0 3 3

森的一块硬币

0 6 4

Side C 散场了

一个人的生活

1 9 6

某种结束

2 2 6

去往别处的路途

2 4 0

Side B 南生

山顶上的女孩

0 9 0

林和平

1 0 2

童贞的过往

1 1 0

南方爱情

1 4 3

流离

1 6 5

除夕

1 8 5

Side A 乔

咖啡店里邂逅小至

音像店男人

森的一块硬币

「咖啡店里邂逅小至」

我是乔。这一年春天，我在上海。

每天在家里写作，同时为数家杂志撰稿，写专栏。让每个字产生反映精神、兑现物质的价值，说来这应是我唯一的谋生技能。收入虽不稳定，但维持生存尚可。

这种生活在旁人的眼里，也许过于随性及缺乏安全感。但对一个长年没有稳定工作且不愿在人群里出没的女子来说，就好像是潜伏在海底的鱼。有的在几百米，有的在几千米，冷暖自知，如此而已。

我是一个生性自由散漫的女子。或者换个角度来说，是一个自私的人。所谓自私的标准是：只按照本性生活。放纵自己不好的习惯：比如长时间睡觉，去附近的酒吧买醉。沉溺于香烟和对虚无的对抗。神情困顿，装束邈邈。常常席地而坐，咧着嘴巴放肆大笑。有时过分敏感，所以和很多关系格格不入。但对身边的人和事没有太多计较。

不计较与其说是宽容，不如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，我对这一切并无兴趣。我漠视除自己关注和重视之外的一切感觉和现象。不容易付出。有享受孤独的需求。

也许这一切特性注定了我只能选择写作。它能让我采取合理的方式逃避某种现实和喧嚣。虽然感觉中，被长期性抑郁症所困扰的人才会从事这种职业。

四月上海依然寒冷，但能够感觉到春天循序渐进。

有时在某一个下午，突然有心情。坐公车出去观望城市的春天。坐最后一排空荡荡的位置，把脚搁到舒服的角度。当车子慢腾腾地行进在因为修路而交通堵塞的马路上，就可以悠闲地欣赏窗外的春光和艳丽女子。平静午后，陈旧的欧式洋楼，晒满衣服的院子，露台的一角开出粉红色的蔷薇，梧桐树的绿色叶片闪烁着阳光，路边英俊的法国男人，在阳光下微微眯起眼睛，脸上有茫然而天真的神情……

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。就像以前曾经喜欢过的一个日本乐队的名字。它叫Every Little Thing。细节是组成幸福的理由。喜欢简单生活。做喜欢的事情。住在喜欢的城市里。最好还能遭遇到喜欢的天气，喜欢的男人和女人。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心甘情愿，总是能够变得简单。不会有任何复杂的借口和理由。

这是我信奉的生活原则。

小至出现的那个下午，是个晴天。上海春天的阴冷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在某些时候几乎足够让人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希望。可是那天的阳光非常好。金色的阳光似乎能穿越胸膛，抚摸到僵硬的心脏。如同一次重生。

小至说，我们去买DVD。很好的阳光就闪烁在她的头发上。她的头发很凌乱，潦草的，略显褐色，像一大把松软的海草。一点点化妆也无的女子，穿一件灰黑的棉大衣。里面是黑色厚棉T恤，手腕上系一根红丝线。她穿得很少。然后习惯耸起肩膀做萧瑟的样子。微笑时眼睛和唇角有甜美弧度。平淡年轻的面容散发出薰衣草般的清香味道。

我说，你喜欢什么片子。

太多了，说不清楚。我对它们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选择。演员有Jeremy Irons。喜欢他的眼神。

什么意思？

隐晦，湿答答的。

他最近好像有张新片子对吧。

对。《卡夫卡》。可以去找找。

不奇怪她和我有相同的爱好。虽然Jeremy Irons看过去只是一个孤僻的男人。有着英国人常有的狭窄的瘦脸。鼻翼两侧深长的纹路，一直延伸到唇角。在东方的命相书里，这样的纹路代表着痛苦的隐忍，称之为法令纹。

网上查阅的资料：十三岁寄读于Sherborne School。早先立志当一名兽医，可后来读了大量戏剧书籍，认为舞台更适合于他。来到布里斯托尔，加入老维克剧院，跟彼得·奥图尔一起演出。一九七一年进军伦敦，先是在街头演出，后在舞台与荧屏上献艺。七十年代后期，开始成名。

雨水绵绵的城市，长年不见阳光。每一棵树都会滋生出潮湿的霉菌。他在夜色的大街上神情潦倒地独自行走。神经质的美感。手指修长，脸色苍白。在主演的电影里，大部分都容易陷入病态的畸恋。他喜欢纵身扑入，虽然姿态优雅，依然常常溃败到底。他的情欲是黑夜中的潮水，汹涌盲目，但是并不肮脏。只是那种无声的绝望，一丝丝，一缕缕地，从他的皮肤，他的头发，他的手指散发出来。渗透在空气里。消失在时间里。

我们收集他所有的片子。《蝴蝶君》《洛丽塔》《爱情重伤》《命运的逆转》《中国匣子》……然后在我的租住屋里，一边喝威士忌加冰奶酪，一边看至深夜。

相信喜欢他的女人会有很多。那些心里有阴影的女人，看着他的眼神，会觉得满足。就好像一间阴暗的屋子，它不是盲人般的黑暗，它是阴暗。安全地，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自己的欲望。也许这就是区别。多一点就变成了恐惧。少一点就丧失了秘密。我想，我和小至就是这样难以控制自己的女子。

我在上海并未认识太多有趣的女子。我的生活范围狭小，基本上是租住房附近的街区，包括酒吧，电影院，四川菜餐馆，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超市，花店，音像店……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否需要紧密的接触，像那些有事没事就碰到一起的人。

他们也许是一些害怕寂寞的人。需要感知皮肤的温度和气味的包围，这样可以不用面对心脏上的破洞。而我觉得，朋友应该是按需要划分的，并且根据这种需要彼此采取合适的方式。比如有些

朋友专门用来聊天，你就不要去向他借钱。有些朋友只可以一起做爱，你就把灵魂和身体的距离划分得干净。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，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。

去参加过几次所谓的派对。地点大部分是选择在五星级酒店。去的人要提供名片，可见这种活动渗透了势利的潜伏因子。一屋子衣着光鲜的情色男女，身份有金融、广告、出版、网络、贸易等各界人士。二百平方米左右的大厅，白衣的侍应生托着放满酒杯的大托盘来回穿梭，请来的乐队在现场演奏，还有主持人在台上插科打诨。很多人在握手，拥抱，亲吻。某个瞬间你会会有一个错觉，以为出现在某部场景不是搭得太地道的电影里。

我欣赏那种穿梭自如的女子，因为她们是上海洋化风情的代表。英语流利，眼神清晰。看得清楚自己的未来和值得笑脸相对的人。这些身材高挑、艳光四射的美女，大冬天穿短袖的织锦缎旗袍，裹流苏纯羊毛披肩围巾，却赤足穿一双镶水钻的细高跟凉鞋。肤色胜雪，软语呢喃。有精致的妆容和无懈可击的优雅笑容。

身份暧昧。也许白天出入高级百货公司和位于高尚地段的写字楼。或者白天睡觉，晚上苏醒，夜夜狂欢在Disco和酒吧。她们是真正的时髦女子，享受物质操纵生活，从不迟疑和犹豫。虽然有时候也显得无所适从，脸上有因为渴望占有愈多而愈脆弱的表情。

剩下的就是一些无聊的人，站在一边抽烟喝酒或发呆。大部分是些自得其乐的男人，对自己的孤独不感觉可耻，坐一会儿，然后沉默地离开。

我和那些男人应属同类。只喜欢独自拿一杯酒，挑一盘子杏仁